

野
叟
曝
言



野雙曝言目次

卷一

第一回	路極避嫌真君子	情疎氣走惡僧人	一
第二回	遇風波同舟難共濟	脫水厄一女喜重逢	五
第三回	感深恩劫後托終身	明大體佛前請結義	八
第四回	無情反覺更多情	喜劇無端變惡劇	十二
第五回	禿頭作法自焚身	弱女逢凶幸脫禍	十六
第六回	父女相逢恍如隔世	夫妻知感惡黨留賓	二十
第七回	途鋪程感德難忘	共枕席坐懷不亂	二七
第八回	好事是真偏是幻	別情半苦又半甜	三三
第九回	俠男兒心習武藝	莽大廝打遇知交	三九
第十回	學士胡言當場出醜	英雄趕路竊盜揚風	四五
第十一回	淨土翻成孽海	綠林喜得英才	五二
第十二回	離盜窟從頭訴往事	返家園奉命訪戀姝	五八
第十三回	徒使奇謀難成事	枉稱鉄腿竟無能	六四
第十四回	遭劫數玉樹共摧殘	了凡心頭陀大解脫	七十
第十五回	別後門庭殊冷落	病中情緒太纏綿	七三
第十六回	女華陀指到春回	僧超凡人入寶在	七九
第十七回	病榻昏沉義郎感情綽	官衙黑暗賄吏斲英雄	八一

第十八回	拒官長烈士膝如金	驗貞操女兒身似玉	六五
第十九回	惡訟師技窮露醜態	賢大尹破格禮華蒙	六八
第二十回	霧天花急救犯嫌疑	鬧龍舟賣解獻絕技	七二
第二十一回	嬌娃走軟索神術驚人	丹藥失奇功良醫束手	七六
第二十二回	論解法熱忱救急病	舞銅屏獨手運神功	八十
第二十三回	走京師客途逢知己	擺擂台力士發狂言	八四
第二十四回	賣解女打搗遇邪術	大英雄援手作冰水	八七
第二十五回	空囊如洗北士無顏	平地風波奴才仗勢	九一

卷二

第二十六回	洛甯城兩賢結拜	聚義廳羣虎款賓	一
第二十七回	巧相逢遣人探消息	離取信聞語啓疑心	四
第二十八回	漫漁船俠女賺人妖	懷紗裙貞娘出虎穴	八
第二十九回	假尼姑月下訴真情	老比邱客中護逃犯	十二
第三十回	刁了頭饒舌二美招災	窮夫婦得金六神無主	十六
第三十一回	成公子着意偷香	尤琴姑碎時明志	二〇
第三十二回	獅吼一聲公子喪胆	烏翻百舌嫉娘進讒	二三
第三十三回	服春藥香消玉殞	惹情癡口是心非	二七
第三十四回	知羞惡魂銷鸞帶	受驚恐病遣蜂媒	三一
第三十五回	大婦懷夙怨誰能遣此	四嫂說風情不亦樂乎	三五
第三十六回	髮雲髮雨妙香條連花	胡希胡天咒音傳聲電	三九

卷三

第三十七回

癡公子餘痛悔前情

惡道人燒符惹冤鬼

四二

第三十八回

赴清流處絕逢生

多苦厄重行遇難

四七

第三十九回

全節烈嬌娃出火坑

感身世命薄嘆紅顏

五〇

第四十回

女神童當廷救義士

小典史縱役鎖京官

五四

第四十一回

滅門令尹暗使殺人心

待字閨媛重染想思病

五八

第四十二回

病骨支離璇閣懷鳳侶

紅光電映雪夜誦鱗兒

六二

第四十三回

千里遙迎主賓聚會

一門喜慶妻妾團圓

六六

第四十四回

感深恩情癡揮熱淚

憐弱質慰勸見慈心

七〇

第四十五回

戚玉珠腸斷淚酒箋

周珮君喜服胎安藥

七四

第四十六回

弄蹊蹊祀神選舞女

使狡獪大婦做新郎

七七

第四十七回

鸞聲風和牀第無私

劍影刀光英雄本色

八一

第四十八回

刀飛血濺四大歸空

酒綠燈紅羣英聚首

八五

第四十九回

擺陣圖十步成灰燼

散毒藥寸草殺龍駒

八九

第五十回

漫天撒網幸免鴻離

轟地起腥風險膏虎吻

九三

第五十一回

惡僧道撲火自鎗身

女豪傑煨批留配犯

一

第五十二回

萍水相逢英雄結契

命理胡謔婆媳騰歡

四

第五十三回

甜吟蜜咏美女情懷

稠冷金單新郎惆悵

八

第五十四回

病榻懷春爲郎憔悴

濁流飲恨愧我風塵

十二

第五十五回

入侯門美人守貞節

盜令驚婆媳脫窰籠

十六

第五十六回	看供詞千秋表節	宜備齋一佛蓮臺	十九
第五十七回	揭開黑幕燕燕驚啼	聯破玉籠龍爭虎鬥	二三
第五十八回	傷重身死玉靈香埋	劫後餘生郎癡妾愛	二七
第五十九回	賽如意捨身報德	朱玲兒曲意允婚	三一
第六十回	血淚洗紅蓮癡情如醉	丹丸易紫臉妙計偏工	三五
第六十一回	窮知縣遇要錢太監	惡訟棍陷待罪生員	三九
第六十二回	軟玉溫香小星在戶	降妖捉怪異物懷恩	四三
第六十三回	和尚變尼姑別開生面	英雄識好漢永締神交	四七
第六十四回	毒地起波瀾鳳生草木	五鄉播惡俗香襲煙花	五一
第六十五回	除淫神劍氣干雲	戮惡道冤魂出世	五四
第六十六回	豪士貪杯失身落坑塹	俠女仗義飛壁超英雄	五八
第六十七回	賣大義俠女動塵緣	重迷信船家說神話	六二
第六十八回	劃石橙朱明試刀	問根柢隱娘作伐	六五
第六十九回	定計勸樽酒醉新郎	孟娘繫赤繩難爲淑女	六九
第七十回	痛餘痕嬌娃自盡	割奇冤女鬼陳情	七二
第七十一回	英雄緊首有女寄螟蛉	月老多情勸人成家室	七六
第七十二回	相機行事神算無差	納采定婚佳期在邇	八〇
第七十三回	護龍島劍娘行刺	飛虎塞血丐聯姻	八四
第七十四回	錦帳飛符三軍爭効命	紅旗報捷眾志克成城	八八
第七十五回	探驪衷姊妹得和諧	懷舊恩英雄明肝胆	九二

卷四

- 第七十六回 吐火吞刀幻民傳異術……………一
- 第七十七回 夢入華胥美人似玉 春生錦被粉面如荷……………五
- 第七十八回 施妙術復活燕飛來 奉鈞令悄探錦衣府……………八
- 第七十九回 惡貫滿盈苗政入獄 供證確鑿左孝鋤奸……………十二
- 第八十回 狐假虎威威苗人欺旅客子頂父職巡檢擺威風……………十六
- 第八十一回 孽種族紊亂血統 怪風俗顛倒婚姻……………二〇
- 第八十二回 惡道人邪術感英雄 奇男子唾沫滅妖法……………二三
- 第八十三回 路過旅客作識途老馬 當世良醫有起死金丹……………二七
- 第八十四回 兩雄握手貧賤締交 一虎當山神力耀武……………三一
- 第八十五回 葵花峒平俠求醫 玉壺天蘭哥染病……………三五
- 第八十六回 青囊異術着手成春 南國佳人想思若渴……………三九
- 第八十七回 慧蓮姑癡心懷侶鳳 勇虎兒使性打良醫……………四二
- 第八十八回 夢魂顛倒古廟遇貞娘 山谷莽迴洞天識神虎……………四六
- 第八十九回 誠可通靈真爐談嘲勢 事由前定石女倖食粥……………五〇
- 第九十回 赤身峒毒龍肆虐 虎彌山靈虎變奇士……………五三
- 第九十一回 枕席溫存恩情深似海 珠玉作配綺夢煖於春……………五七
- 第九十二回 下鼎毒鬼蟻含沙 覺神醫英雄落難……………六一
- 第九十三回 七疊忽攻心險遭毒手 千日不解帶感激深恩……………六五
- 第九十四回 用私刑激怒王夫人 殺校尉大鬧豐城縣……………六八

第九十五回	偉大夫孤身平匪亂	俠男兒奮力克苗疆	七二
第九十六回	落陷坑梟雄喪胆	張羅網毒蟒傷身	七六
第九十七回	杯弓蛇影軍事嫌疑	月謝瑤臺玉人生活	七九
第九十八回	寸衷悵惘兒女情長	戰血模糊風雲氣壯	八三
第九十九回	朱元帥統兵除寇亂	紅孩兒殺陣種情花	八七
第一百回	急流勇退壯志賦歸來	桂馥蘭芬多情成眷屬	九一

野叟曝言卷三

第五十一回 惡僧道撲火自燒身 女豪傑煨批留配犯

那妖道便掀鬚大笑道：「休說一個朱明，再有幾個，亦化作火灰。看他日間那般凶狠，豈知轉眼即發鬼毫，屍骸粉碎，強梁之人，亦何益哉？」朱明聽到這裏，連忙趑趄下房來，走到小房，摸出假牆，看那燈籠，還有小半枝蠟燭，明晃晃的點着，提來覆在衣襟底下，悄悄來至東廊，搬了幾件火器，安放樓下，聽到樓上一片笑聲，暗付：「這夥僧道，死在頭上，兀自喜笑，反火燒身，自作自受，這纔是天網恢恢，復到東廊，揀些火鴉火鼠，揣在懷裏，仍至樓上，取出燈燭，點着走線，摸出火鴉火鼠，一齊炸着，望火器瑯裏亂索，將去，不一時，砲聲齊發，火焰交飛，朱明跑出第二重圍牆之外，手掣寶刀，守在門口，那樓下廊邊的火，如天崩地塌，電走雷轟，得樓上四人，頭頂上冒去三魂，屍門中弔出五臟，顧不得沙彌生死，都在樓簷上湧身跳下，東廊火勢已透，西屋烟焰，燄燄金蛇百道，赤練千條，頃刻冲上空中，把天棚燒得嘩嘩剝剝，拉拉雜雜，紛紛滾滾，飛入半天，赤炭也似的望着頭上，直打下來，妖僧見這勢頭，大哭而逃，剛跑出第二重假門，不提防朱明在外，守個正着，吃嚇一聲，頭已落地，那屍身便往外直撲過來，背後的妖道縮脚不迭，被朱明一刀，劈破了半個太陽，連肩頭削去半升，屍身便往裏直仰過去，裏面的道士頭陀，擊回身去，朱明趕入，頭陀往左，道士向右，各自逃生，朱明趕上頭陀，刀望後心截去，空裏一根火炭，正打向朱明手腕上來，把刀一格，用的力猛，那火炭直躍起來，正值道士在右邊旋至，劈頭落下，道士急閃，已把一嘴長鬚，燒個罄盡，頭陀見打他不着，翻身轉來，想要也毆朱明大吼一聲，把頭陀嚇呆，一刀挑破小腹，仰跌在地，不能掙扎，道士復往左跑，見圍圍是牆，朱明縱跳如飛，料不能脫，奮身一躍，欲從燒空處上牆，撞着橫木，復墜下地，朱明踏住胸脯，向心口裏一刀，登時絕命，只聽得哭聲震天，見小房裏擁着許多女人，寸絲不掛，都在黑烟中，色勒勒發抖，朱明道：「你們不須害怕，快去逃生。」女人得這一聲，便冒煙領火，亂撞亂跳的直擠出來，朱明在前，引路，到得牆外，見後半火勢大發，燒得半天通紅，知是吉瑞在牆上放火接應，便轉身向前，在院中提起沙彌，解去繩索，向口中挖出泥土，後面女人爬爬跌跌的一齊哭到，朱明正待領他出寺，忽然想起一件事，叫聲：「阿唷！」覆身轉來，便提著沙彌，直奔後面，見廚房透火，延及東廊，雞豬牛羊嘶鳴跳躍，後場柴火，後屋脊上亂舞而進，樓房火炭，從圍牆上飛擲出來，燒得青煙捲地，赤焰衝天，愈看封鎖房屋，簷木已着，門戶緊閉，裏面一片哭聲，知是護解員役在內，放下沙彌，破門而入，火光之下，只見解官衛士們，俱

是四馬攪蹄，橫七豎八的，滿地滾着，一見朱明，真似法場上得了赦書，齊叫朱爺救命。朱明上前割斷繩索，看那火勢，已奔入屋，大家掙起，顧不得手脚酸麻，跌跌撞撞的跑出院來，那小沙彌一見娘舅，兩手拉蒂，却哭不出聲，朱明就叫他領了，見後場火旁亂捲過來，重復向前走到圍牆之下，假門的火便如放噴筒一般，向走廊下直噴出來，急急急急，走出一膳房院，滿目煙光，滿鼻藥氣，火炭柴頭，紛紛叭叭，忽見前邊火勢大發，燒得那大殿如火雲樓相似，霞光萬道，紫氣千重，一幾個和尚道人，拖鎗拽棒，沒命的走進來，朱明約退眾人，揮刀殺出，頭裏幾個喊叫不及，頸血直灑，後面的叫聲苦，却沒處躲閃，只見兩道刀鋒，霍霍地閃，噴噴地響，從外直走進來，却是吉瑞在前殺進，兩面夾攻，那消牛刻，俱已殺盡，朱明在死人身上剝下衣衫，垂於浸衣椅女人，遮着身體，喝令快跑出去，竟路逃生，自與吉瑞，領着解官衛士兵役人等，奔出寺來，只見正西道上，遠遠的火把照亮，一簇人馬飛奔將來，朱明吉瑞分頭埋伏，火把漸近，約有數十人，張弓挾矢，把棍提鎗，中間綁着一人，却是吉義，後面馬上，託着火器鈎索，看那馬匹內，有朱明等三人所乘之馬，朱明大喜，候得吉義較近，大喝一聲，半空躍出，手起刀落，早把押護的賊人砍倒幾個，掙出吉義，拉斷繩索，復殺入去，前面吉瑞殺得性起，吼聲如雷，賊人心膽俱碎，亂竄而逃，吉義搶上一根棍子，兩個衛士，也槍桿槍棒，分頭追殺，月光已淡，東方漸明，賊遁無蹤，火勢尚熾，吉義去校點馬匹，朱明攬上旗竿，四面一望，見正中一帶，自後面大場，直燒至天王殿，片瓦無存，山門後半已摧，前半初燬，因是西風，火勢向東，西邊一宅僧房，雖被火炭飛燬，有人在房發水潑灌，火勢拉救，尚未延燒，朱明慌忙下來，吩咐眾人，把馬上裝回的火器，點着火線，快快亂向西宅中丟去，那屋已被東邊火勢烘透，如乾柴遇烈火，一倅便着，霎時火焰齊飛，層層透火，然後把寶音亭，剷除淨盡，救火人民，齊聲叫快，這西邊都是房頭，各房都藏有婦女，朱明與眾人分頭守住，只放女人及小沙彌逃命，其餘和尚道人，俱不放走，這房頭婦女，比正殿更多，跌跌撲撲的逃出四五十人，因東邊火發，早作準備，俱穿好衣袴，無一露體之人，朱明吩咐救火人等，把兩邊婦女，各送還家，向解官討出文批，揣在懷中，說道：此寺一燒，裴賊恨入骨髓，你們若再和我同行，回去斷無生理，不若竟自回京，一總推卸在我身上，包管沒事，向兩個衛士道：二位，却要送我一程，與吉瑞等同曹莊驛來，到一個飯店中坐下，遂將衛士，發放回京，與吉瑞酌酒作別，吉瑞不放心，欲伴送至遼，朱明道：賊人經此大創，前途可保無慮，吾兄同去，反為不便，不如請到京中之游，并俟異日，恐落裴直之局，家間緩急，伏乞留意，說罷，倒身下拜，吉瑞慌忙答禮，執手依依，惘然而別，朱明併謝了吉瑞，率性把馬棄去，這裏走了四五十里，在曹莊衛住宿，來往宿店的人，把寶音寺被火一事，當作新聞快事，個個稱揚，人人傳說，把朱明說得牛鬼蛇神，竟是大上下來的一般，朱明和衣偃臥，便自睡去，次日起來，檢點身邊，只有幾隻小銀子，兒，那錠元寶，放在轎盒中，不知下落了，央店家去換了幾百文錢，算還

飯錢出門連趕了兩三日，已過盤山，直到了三叉河地方。店家因無行李，不肯留宿。朱明道一路來都留宿，你這怎獨作難？店家道：寶音寺被火，文書雪片下來，盤詰奸細，還比得前兩日麼？朱明再三懇求，只是不依。復問別家，處處皆同，沒行李者一概不留。朱明沒法，只得尋出村外，一個野廟中來看。那廟時並無門戶，亦無廟祝，只一間小屋，且是牆塌壁倒，勉強爬向神臺，縮脚而睡。因一路平安，心放慢了，身子勞乏，竟沈沈睡去。被幾個毛賊，將繩索套住咽喉，手足一齊用力，把兩手反挽轉去，背剪腳縛，喉間切的生疼，連氣都透不出來。朱明醒轉，已是無及。毛賊道：這大漢很好，若會些武藝，便充得一員頭目。因問朱明名姓，朱明睜目不答。毛賊俱怒，裹着便走，拉扯到一個佛殿，兩個侍女，腰懸寶劍，手提紗燈，請出一個絕世少年美貌女子，在正中的一張交椅上坐下，階下站着三四個彪形大漢，手執刀棍。見朱明上階，齊聲喝跪。朱明道：胡說，我是堂堂男子，怎肯低頭於婦人？大漢喝道：這廟好生無禮，各舉棍向朱明腿彎掠來。朱明把腿一扭，齊叫阿唷，兩條棍子，迸落在地。那女子發怒，走下地來道：這廝敢使法禁刑嗎？取咱的棍子來。兩個侍女便去扛出一根鐵棍。那女子一手擔來，指着庭中一個大石墩說道：你這兩條瘦腿，敢硬似這石鼓兒嗎？且打一個樣兒與你瞧。聽的一棍，把石墩打得粉碎，火星直爆出來。朱明怒喝道：你這賤人要打便打，敢裝這腔兒嚇嚇人嗎？那女子大怒道：這廝死在頭上，兀是這等放肆。舉起棍子，望朱明頂門上直劈下來。朱明面不改色，女子這棍打下，離着朱明頭腦沒有半寸，却便掣去，冷笑一聲道：這廝膽氣還好。山寨裏現在要人，你肯投降，便饒你死。朱明大怒道：我是讀書人，清白之體，怎敢以穢言污我？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於敵國尚然，何況草賊？只可惜一個頂天立地，鬚眉男子，却死在描眉裏。足膾炙人口，無恥之徒之手，說到此處，不覺法然泣下。那女子冷笑道：你說是讀書人，便是清白之體，可知有儒冠而賊行者。你這廝咬文嚼字，却一吐勢利念頭，只想功名富貴。那管禮義綱常，失勢則吮癰舐痔，得勢則弑父與君。鄙夫之心，無所不至。這纔是膾炙人口，無恥之徒。咱們身雖落草，所殺者貪官土豪，所生者孤窮赤子。這纔是頂天立地，巾幗中女子。你不降便罷，怎敢以穢言罵我？衆頭目覷下熱酒，取這廝心肝出來，四條大漢，答應一聲，把朱明推靠柱上，反縛牢固，解開胸脯，拔出尖刀，望心窩裏便刺進去。朱明長歎一聲，閉目受刑。又聽那女子喝道：且慢。那廝胸前揣着什麼，拿給咱瞧。一個大漢便向朱明懷中，扯出一角文書，并那張解批來。那女子不看便罷，看了批牌，嚇得面如土色，連忙叫手下急問道：這是山西朱明，批牌，咱這裏正等着他。緣何得入你手？你是什么人？快實說來。朱明睜眼答道：我便是山西朱明。你是何人？等我則甚？那女子喝道：朱明是奉旨發遣的人，自有兵役押解，怎容他獨自行走？你莫非是解差，受了裴直指使，將朱明謀害，把這文批去衛裏糊假糧麼？快快說來。若有半句虛言，便碎斷了你。朱明道：我便是朱明，豈有冒名？因裴直指使我入骨，屢次遣人殺殺，殺我擒了寶音寺，殺數百，恐連累押解官殺。

故打發回京，自書文批起，到不想為汝所獲，要殺便殺，休得煩絮。那女子笑逐顏開，忙囑從人解縛，攜至正中交椅上坐定，頭便拜道：賤妾有眼不識泰山，冒犯朱爺，萬死莫贖。朱明忙立起身道：小娘子請起，素昧平生，緣何錯殺？且請問小娘子何人，因何在此做這般勾當？那女子起來，檢紅而答道：賤妾于彩屏，丈夫伊保，因與花鳳作對，殺了花鳳，妻子女，避禍歸山。此處是本山，緝事之地，聞朱爺謫戍遼東，妾身夫婦渴想一見，共商大事，怕一時錯過了，故分身到此，以便兩下探訪。不料無意中得遇朱爺，因見朱爺膽氣非常，未免唐突，死罪死罪。朱明吃驚，暗付花鳳因何事結仇，招此奇禍？落草之人，與我商量大事，將以為何如人？耶，因說道：極蒙賢夫婦錯愛，但我係朝廷欽犯，急於到配有草，盛情倘蒙不殺，只此就要告辭了。彩屏道：衛師王禹係妻直乾兒，朱爺若上投到，是飛蛾投火了，因把手內文書，向燭上點着，朱明忙去奪時，已被燒燬。朱明作色，彩屏謝罪，復勸說道：依妾愚見，不若見機而作，逃竄埋名，待時而動，恐朱爺猶豫，故燒之以絕朱爺之念，留此解批，令噍囉四散謠言，說朱爺落水身死，等一死屍，以弭其事。朱爺便可脫然事外矣。朱明沉吟，即便唯唯。彩屏告罪入內，令兩個侍女，領朱明至客房中，便席歇宿。次日黎明，吩咐噍囉去尋屍首，依計而行。一面朱明請同至盤山，朱明慨然許諾。朱明坐車，彩屏扮作軍官模樣，兩侍女也是寬衫高袖，懸弓插箭，騎一匹劣馬，欲填而行。前後噍囉偵探，不到日落時候，已至盤山。彩屏過去改換女裝，環珮珊珊，同着伊保出去迎接。伊保望見朱明，倒身便拜。朱明忙往扯時，伊保連拜道：聞名雷貫，積想魂消，不意荒山得邀玉趾，三生有幸，百拜何辭。朱明回禮不迭，叙坐後，問道：君庚幾何？籍貫何處？夫人云：與花鳳為仇，避禍來此，乞遺其詳。伊保道：小子年方二十一，家住天津，略讀書，慕游俠，拙荆幼得父傳，頗通劍術。夫妻同志，結客揮金，今歲清明掃墓，拙荆舞劍為樂，被甲府長史花鳳窺見，遣匠修飾，以佈施為名，誘拙荆至庵，看塑觀音法像，於茶點之內，俱下蒙藥，虧一伺候小尼，暗做手勢，拙荆會意，悄悄潑去濃茶，藏屍塊，戲裝昏睡。奸尼認是中計，將門鎖閉，牀後鑽出花鳳，擁抱求姦，被拙荆痛打一頓，斷其腿骨，把庵中打得雪片，花鳳懷恨，囑託衛官將愚夫婦收監，以白晝抄掠為名，硬坐光棍行凶之罪，上司礙着申相，不敢批駁，把愚婦夫問成斬絞監候。有一結義哥哥，諱名血巧，幾次要挾却牢，因夫妻二人下在衛所兩監，難於動手，他有義兄，結義客深通劍術，五月內出京，往山東幹事，血巧尋他來幫手，直至七月中回來，分頭入獄，把愚夫婦劫將出來。

第五十二回

萍水相逢英雄結契

命理胡鵲婆媳騰歡

伊保又接着說道：小子和拙荆到家收拾細軟，一路逃往遼東，路經此山，山上盜首宋某，下山劫奪，被愚夫婦殺了，衆噍囉

就推爲寨內主權時落草，那晚愚夫婦出獄分頭報冤，把花鳳妻子女盡行殺死，只便宜了花鳳出外就醫，真修福在相府，未曾正法，拙荆恨那奸尼，囑紅鬚客去行刺，又驚動了同店一個酒人，被他救去，前日到此，提起來還是懊悔，小子素知朱爺氣節文章，俱臻絕頂，天生神勇，武藝驚人，聞有西湖之難，日夜憂疑，直到七月中，義兄血丐說在濟甯得遇朱爺，方纔放心，并述朱爺力過孟賁，氣凌郭解，前日紅鬚客到此，備述朱爺直聲動天地，知幾若鬼神，愚夫婦方纔放心，欽慕賀敬，死心塌地，逐日差人下山偵探，並沒蹤跡，却不知道朱爺微服而過，飛霞料理酒席，大吹大擂，款待朱明坐席後，朱明問道：某在西湖被難，君何以知之？伊保跌足道：可惜難中慌迫，算使不知落流何處，幾遍差人到天津去訪問，總沒音信，不然今日主僕便可重逢了，朱明急問：莫非小童朱玲，得君救援麼？伊保道：去歲小子在杭州游湖，正值發蛟，撈救得十餘人，內一小廝，喜其相貌，帶回天津，問知係山西人，跟主人在湖被難，却不肯道出朱爺姓名，後令掌管文史四方文士，至舍談文，四方武士，至舍較武，其中頗有出衆之才，而盛介眉目之間，皆有鄙夷之意，小子深以爲怪，一日細細根問，彼云：客非不佳，但觀海者難爲水，欲如吾主人之才，相應實甚，因再四叩其主人姓氏，方痛哭而言：朱爺姓名，并述朱爺仁孝智勇，俱由天授，同禍西湖，生死未卜，說到那裏，淚如泉湧，痛不欲生，愚夫婦由此敬愛，另眼相看，想慕朱爺，真如飢渴，不意今日得見廬山，誠爲萬幸，彩屏生有俠骨，性愛結納英雄，見朱明與伊保把酒談心，雖不來同席，却不進去，另設一座，旁坐而聽，見伊保說道：朱明，便接著說道：盛介忠義，實爲難及，一手揮着一個披髮丫鬢，說道：妾見朱玲書空咄咄，戲謂之曰：汝年尚幼，安得如此張致，勿愁無偶，當以阿杏配汝，彼卽泣下數行，淒然欲絕，云：主人入湖，生死未卜，何以妻爲？妾身夫婦深以爲難，不料倉卒中失散，致今杳無音信也，朱明聽到此處，不覺淚下，伊保道：朱爺悉勘裴直在後，因何裴文先有僞檄緝拿，莫非原有宿仇麼？朱明道：正是，僞檄上亦有君名，君因何事與彼爲仇？伊保道：朱爺見過僞檄麼？小子沒有親見，是義兄血丐在山東道上，遇着兩個游方僧人，切奪孤行李，被他殺死，身上搜出那檄，記了幾個姓名，述與小子聽，纔知道的，至與裴文爲仇，是去年在湖上撈救被水之人，倉卒間帶不多錢，許小船救起一人，給錢一貫，止費了二十弔錢，裴文噴是異方人在彼處逞錢，滅了他的威風，喝令豪奴攪打，被小子打的落花流水，裴文跑得快，背心上也着了一拳，當夜搬了寓所，五更天帶着盛介，就起身趕回家來了，他不及報復，以此致恨了，朱明遂將西湖被難，東阿釋盜，夜殺惡僧，得見僞檄，遇血丐後，搗出小小在河間店中救那尼姑，并火燒寶晉，一路聞殺諸事，約略述了一遍，只可惜放了那奸尼，未得鬆寬夫婦之氣耳，伊保彩屏，都是義氣相高，游俠自喜的人，一聽朱明之言，投其所好，從心窩中一陣奇癢，直癢透渾身骨節，中跳盪而出，夫婦二人，重復出席羅拜於地，道：朱明真天人也，朱明忙扶起來，道：馳馬試劍，未嘗事問，何足道哉，血丐紅鬚何在，請來一

會某思之渴矣。朱明說道那裏，伊保夫妻登時變色，長跪於地，涕淚求教。朱明扶起，叩問其故。伊保道：「我兄弟血丐，不知有何事，入洋緝探，苦留不住，就是劫出。愚夫婦來的那一晚，匆匆別去，前數日有信爲洋盜所困，愚夫婦欲去救授，因寶善寺虎視眈眈，此處其業，尙係草創，不敢拖離。幸紅鬚客到此，與他說了，星夜往救，俱他兩個都是一勇之夫，寡不敵衆，正在憂急，今蒙朱爺下降，倘得垂手，感激無窮。」朱明道：「血丐入洋，即某所使，當親往救之。寶善寺已火，黨類略盡，君當爲部署，亦宜分身入洋，以爲後繼。海洋之上，不比陸地，非某所長也。伊保道：「此山係寶善下院，賊首宋某，每月進奉小可一概除革，和尙大怒，遣人來廝殺，過兩次，虧着攻守異勢，却已耗費銀糧，瘡痍未復。現在衛帥王禹，與賊禿同在襲門，每日操演軍士，欲來洗蕩，是以不敢擅擅。俟經理一番，即當入洋，斷不失約。因問入洋之期。朱明道：「起人之急，豈可遲緩？明早即可也。」伊保大喜道：「兩載之恩，一日之會，當與朱爺痛飲。」談話，以慰飢渴。飲酒中間，朱明留心察看，見伊保議論卓犖，血性過人，且出自舊家，韜略武藝俱有，實際雖老成，大雅不及柏仁，躊躇不及紅鬚，堅毅不及血丐，謹慎不及尤杰，筋骨不及豐城，江中賣解之人，而心性靈透，亦爲過之。視茅范諸人，爲較勝，可備干城之選。遂稱伊保爲伊兄，彩屏爲伊嫂，予以暗號，許其薦拔，不復以綠林待之。伊保夫婦大喜過望，至三更後，方纔罷席。天明起來，備席送行。彩屏令侍女阿杏，捧出一套衣服，并銀筒東板，交付朱明道：「洋船上頗行九流，衛士朱爺數學通神，改裝便可如意。朱明道：「最好，換了衣服，伊保喚過頭目二名，給與白金百兩，鋪蓋一副，令其伏侍前往。向朱明道：「此名伏波，神號東檢兒，此名威全，神號泥裏蝦。聞中海鬼出身，能伏水之底，立水之面，臥水之中，與萍蓬熟識，是有忠心，願請武藝，教着他。道：「朱明唯唯。又有兩名，嘍囉牽馬伺候。伊保令其送上了船，即回山繳令。朱明止住道：「不必馬匹步行最好。當下朱明別了伊保夫婦，拔步便行，在身邊取出易容丸，把面變作紫色，兩個頭目着驚道：「怎朱爺就變了臉？一會小的們都不認得了。」朱明笑道：「伯路上有人識認，故用易容丸以變其色。你們仔細看去，可有甚破綻？」頭目道：「一毫也沒破綻，竟是天生就的皮色，真也奇怪。」三個人趕緊而行，不幾日到了海邊，雇一隻小漁船望南而來。一路上問起商賈買賣舟俱沒確信，直找到天津見港口，泊有數百號洋船。朱明暗付：「此處定有消息。」因上了岸，逐船看去，見有十幾號船，掛著申府旗號，因在袖中探出銀筒，搖上一隻大漁船來。船頭上水手，問道：「這是空船？」又沒客人趕攔些什麼，快下去罷。朱明聽說，便即退步，後船却有人喊道：「那先生轉來，老奶奶要起哩。」水手道：「也是你的造化，後面去發個利市罷。」朱明在船沿上走去，只見一個十四五的女兒，把手招着，朱明走進船艙，艙內擺設一新，廚櫃箱籠，銅錫器皿，甚是齊備。門帘之內，走出一個半老婆子來的，說道：「先生請坐，咱裏起一鍋兒。」朱明答應坐下，裏面一個半村不俏的女人，插着滿頭珠翠，身穿桃紅綢襖，腰繫水紋椅兒，塗着一臉鉛粉，一隻手指上勒上十幾個金銀戒指，那婆子說道：「咱

一個小兒子做親，纔兩個月，同幾個夥伴，往洋裏去，至今沒有回來，請先生起一課兒，可太平幾時得回沒，甚大事嗎？朱明道如今這樣世界，怕甚不太平，那婆子笑將起來道：先生你自沒到過洋裏，不知利害，從前咱們的船，原不管甚麼太平不太平，如今世界反了，做莊家的倒欺負糧長來了，說完這話，便朝着窗外打了兩個問訊，口裏喃喃禱祝過了，朱明便搖起課筒，唸了幾句文王伏羲周公孔子四大聖人的發子，開了婆子姓周，又金今有周姓信女，及內象三爻，外象三爻的話頭，須臾完成一卦，討過筆硯，點出卦來，說道：此課乃天山遯，金爻獨發，克制子孫母爲子占，大是不利，酉月酉日，金氣正旺，木氣正衰，只不要撞着姓金姓鐵姓尤姓鍾的還好，若遇着這幾姓人，便十分凶險了，說道：連連的搖着頭道：大凶大凶，那婆子聽說滿眼流淚道：如今合咱們做對，正是姓鐵姓尤的，不要真個弄出事來嗎？朱明道：你老人家且慢慌，這課裏還有化解，只把姓鐵姓尤的出身，如何與你家做對，前情後節說得哩白，我替你合上這課，按了方向定了飛伏，就斷出有化解沒化解來了，那婆子頓住了口，裏面的女人噙着一把眼淚，走將出來，說道：那姓鐵的是一個化子，不知是那裏人，到洋來要飯的，他假做要飯，實是要來害着咱們的，咱們覺着，合他廝打起來，被他打敗了，虧着咱這裏人多，他打咱們不過，又被這一個姓尤的裏應外合，打奪了去，把咱們的人打壞了許多，咱們不甘又起了人去，又被他打敗了，那姓鐵姓尤的，便跑到一個島裏去了，咱們丈夫也是幫打去的，不見他回來，纔請先生起課，先生細細推算着，看是吉是凶，有化解沒有，朱明道：既已打敗過幾回，見過大凶，就不妨事了，這課裏又有卯時一沖，逢凶化吉二位，但請放心，女人道：先生不要撒謊，哄咱們婦道家纔是，朱明道：我是有名的吳鐵口，斷一句是一句，再不肯改口的，先不知從前敗過幾回，故說是大凶，已經見過，就有化解了，把手指輪着說道：只看出月初頭包你活跳的人回來，我好平白的咒人嗎？那婆子合女人方纔收淚道：謝天謝地，只願依先生金口就是了，那女人便道：奶奶還請這先生算他的命，那婆子道：你說得是，把命合一合看，因說出一個年月日時來，朱明按着江湖訣說道：此命爲人性剛，喜則眉花眼笑，怒則將臂揮拳，膽大心雄，頭高氣硬，今年交運脫運，移花接木，該有血光之災，戰殺之禍，虧得紅鸞天喜星照合，諸事逢凶化吉，打身不動，今年過了一派順利，財旺生官，還有小小前程，只可惜是武職，也有封妻懸子的福分，妻宮坐着恩星，主有賢人妻子，幫家做活，貼心替力，夫妻和合，同諧到老，壽有古希之外，兩男一女送終，朱明說完，婆媳二人俱稱贊推算得準，笑逐顏開，又把自已兩命，請朱明推算，朱明按着江湖之訣，已往的一味打江，未來的一味濟奉，加以八面風，六角債，兩頭攪，圖子定時辰，問刑克許多的條例，婆媳二人，已自着了迷的，把三歲行運，尅父尅母，好的歹的，一句句都是自己說將出來，朱明綽了口風，添說幾句，便相顧錯愕，驚以爲奇，至聽說後來的許多好處，便像真的一般，皮膚懸癢，登時骨體輕了一半，連叫先生真是神仙，怎算得這般難驗，歡天

喜地的，收拾酒飯出來，那女子自與婆子議論道：「奶奶，這先生年紀不多，本事却高，把咱們的肚腸都穿了過去，說的他那樣氣概，不是活現的嗎？不知道的，見咱們行着船，就奉承也說：『發財生意順利的話罷了。』怎知他有官做，又是武職，可不是神仙嗎？」那婆婆便道：「他說咱為人慈善，恤孤愛寡，敬老憐貧，日裏一個人，夜裏一個鬼，有鑽骨星在命，鑽頭頭痛，鑽腰腰痛，那句話，不是着的女人道，他說咱們有口無心，欺強怕軟，知高識低，有分豁沒偏閃，一片熱心腸，高人相敬，小小不足，須不是咱告訴他的，怎這們說得着，就是那姓錢的，尤他又怎預先知道，真有個半仙之分哩。」朱明用完了飯，婆子便道：「還有一命，要請先生算哩。」因說出年月日來，朱明暗吃一驚，「怎這年庚，竟是朱玲的八字，問明又是男命，因扞他一句道：『你說得明，我指引得明，這命若是南方人命，便弱了；若是北方人，便不嫌弱，就着五星宮度，南北亦是不同，須要說明，纔好推算。』」那婆子道：「這命實是北方人，北方人帶來，被我們總管船的顧老爺收留，認做兒子，指着先前招手的一個小女兒說道：『這是我的孫女，要許配他，不知他命生的好不好，故此要請先生推算。』」那女人把手拉那女兒來，說道：「喜呀，替女婿算命哩。」那女兒瞞了一眼，跑進輪門去了。朱明道：「是北方人，便好，只可惜少年運氣不濟，要見水厄，流落他鄉，做個人下之人，一交十八歲時，運亨通，貴人提拔，平地登雲，這却是個文職官兒，富貴榮華，有四十年大運，如今這位現在何處，可請來一會，後日好問他索謝得。」主大大財查，那婆子滿心快活，喜得兩眼沒了縫兒，說道：「先生真是仙人哩，這命去歲就見過水災，前月中又到這海邊來投水，夜裏驚醒了船上的外水，撈救起來，顧老爺見他相貌清秀，滿腹文章，過繼他做了兒子，如今帶往邯鄲去，見他丈母娘去了。」朱明道：「約莫幾時回來，得見他一見纔好。」那女人道：「還早哩，他顧奶奶好幾年不回家了，這一去，緊着也是十月裏的事。」朱明問其住處，婆媳二人俱不知道。婆子又把小女兒的命來算，朱明讓了幾句幫夫益子，與那男命正是一對兒，夫榮妻貴，一竹竿到底的話，忙忙的收拾罷筒起身，那婆子拿出一百文老錢，千辭萬謝，送與朱明，朱明不受，婆媳二人抵死推送，連那小女兒，都幫着亂攔，攔朱明只得收了，跑上岸去。

第五十三回

甜吟蜜詠美女情懷

惆悵表單新郎惆悵

正直兩三個花子走過，便假作心慌趕路，擺出袖裏那錢，頭也不回，一直去了。爭先搶奪，幾乎相打。朱明到船，吩咐頭目回去，上覆主人，說血丐破了姓尤之人救出，大約即是紅額客所爲，如今投向島中去了，可以放心。我因舊候朱玲，現在邯鄲，前去尋訪，後會有期，面見時謝他罷。頭目奉下盤費，朱明不受，單提着手囊上岸，一路殘風宿水，到了邯鄲，尋下呂公祠作寓，貼起吳鐵口招牌，每日辰巳兩時賣卜算命，一過巳時，吃飽飯，即出門專訪朱玲，有半月餘光景，把一個邯鄲縣城市村鄉，都訪遍了。並

沒一些蹤影，忽地生發病來，頭疼發熱，昏沈不醒，祠中道士請個醫生，吃了兩貼藥兒，越加沈重，道士恐有差池，把朱明搬到一個走廊下來，風雨不蔽，煞甚可憐，却虧着不吃藥的好處，拖了兩候，漸漸輕可，偏又遇着驟寒，風雪交加，把朱明凍硬了，竟如死人一般，幸而旋落旋止，次日即晴，祠中護法閱時行，曾任禮部，致仕在家，常至祠中，與住持譚玄這日備一個煖鍋，四碟大菜，來祠賞雪，同着江南先生在亭內飲了一會，起身閒走，那先生因要解手，一徑的抄過走廊，忽見朱明頭僵臥之狀，吃了一驚，知是寶下吳鐵口，病後着寒，已十餘日不進湯水，不覺沸然道：「異鄉孤客，患難之中，死生之際，而漠然無所動於中，真可謂心如槁木死灰者矣。」身上脫下一件棉海青，裹了朱明，令人連蓋褥扛進客房，囑咐道士：「類以薑湯熱酒稀粥調之，當問閱老借銀五錢，送與道士，叮囑而別。」朱明客感已清，得煖便愈加，以稀粥補養，道士不比從前，水火十分便益，數日之間，即已痊愈，忽見床上這件海青，不知何來，叫問道士：「方知其故，暗付這先生一片惻隱之心，可敬可感，要住持領去一謝。」住持道：「昔日閱老爺差人來說，要借這裏做詩社，我要在家料理，不得工夫，詩社裏有這先生，明日來時面謝他罷。」朱明這夜因要見那先生，睡不落聽，豈知將及天明，反睡着了，直到紅日三竿方醒，忙討些水來淨面，穿好衣服，整冠出來，詩社中人已自來齊，在亭子上分韻做詩了，朱明暗想：「他們正在構思，不便去打攪，待做完了去謝。」不遲，因遠遠的挨近亭子邊，在人背後偷看，那一個是先生，何等相貌，一眼看去，便見側邊一個少年活脫是好友金玉注目更視，絲毫不錯，便要進去相認，却轉一念，恐嚇惱衆人，自己穿着相士行頭，也怕金玉削色，又且有事在身，不敢造次，遂躡足而同，坐了一會，耐不住，又出房打聽，如熱石上螞蟻，沒個定性，恰值道人送出飯來，是一大碗米飯，一碗荳腐，却比往常不同，有些油水，到加上一小碟的白片豬肉，便問那道人：「亭子裏做詩的，是些什麼人，可有外鄉人在內？」這人道：「都是本縣出名才子，也有舉人，也有秀才，天下聞名的，只有一個山西人，就是這位金玉金先生了。」朱明急急的吃完了飯，在病房中睏了一會，直到紅日西沉，方才醒來，忙走出祠外預候，金玉罷社出來，見各人已紛紛的走出寺外，獨不見金玉，那知金玉掛念那吳鐵口，已帶着館僮，到病戶裏尋他，却撲一個空，也就準備回去，朱明只不知道這些緣故，在祠外等了一回，復進祠中，見住持正送金玉，一眼看見朱明，慌忙喊道：「吳先生往那裏去的？」累金師爺各處找尋，朱明疾趨至前，住持手中方遞過一個紙包道：「這五錢銀子，師爺給你調理的，叫你靜養兩日，且慢開張。」朱明接了道：「師爺請房裏少坐，有話奉告。」住持便先別去，金玉一頭走，一頭想，這聲音很熟，仔細把朱明一看，失聲道：「你莫非是朱明兄麼？」請問何由至此，朱明把出京以後之事，略述一遍，金玉吐舌道：「原來吾兄歷此坎坷，倒借了吉瑞一臂，弟若在彼，亦當一拔佩刀矣。」因叫館童吩咐道：「這吳先生是我鄉親，今日要抵足談心，不同館了，可叫道士備四碟菜，十觴酒來，你便同去，不必在此伺候。」館童答應自去，道士送酒來，二

人一面飲酒，一面叙闊。金玉說王夫人逃出避難之事，朱明好生憂憤，暗忖母親事獨幾免，慶身必固但不識移居何處。我輩等好友俱不知消耗，我本擬待事略定，悄悄回家一探，今不能矣。想到那裏，不覺潸然淚如雨下。金玉勸慰一番，聞及小小之事，云士俊在寓，每一道及輒復流涕，望兄如望歲也。朱明把救出小小，寄放保定之事說知，金玉喜道：「吾兄真不愧崑崙倚劍士，俊之命可生矣。」朱明見金玉說這話時，滿面喜色，忽變憂容，忙問其故。金玉道：「弟正有一事，欲與吾兄一叙。弟場後起身，在山東道上，偶於驢背吟詩，側邊道上開過一車，車中載有兩美，四目相視，殊有顧盼之意。把弟子詩便打斷了，就車前行，不知我驢緊接在後，竟把弟所做之詩，恬吟密壓起來，弟已覺驚異，却被一個美女人窺見，弟在車後吩咐車夫，把馬加上鞭，如飛而去。弟是日整想了一夜，道是無情，却頗有顧盼之意，這是有情，却騙車竟去，想到後來，忽然於迷中一悟，古人見色不迷，怎臨事毫無把握起來，彼時痛自悔責，遂把這段情踪，撇去天外。朱明撫掌道：「這纔是英雄一刀斬斷，好不爽利。」金玉說道：「書兄且慢加獎，偏是次日又遇着那車，或前或後，車箱內坐的還不打緊，只那車口側坐的一個美女，向弟嫣然微笑，不覺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矣。至晚下店，偶成絕句，書於壁上，剛寫完，即被店家催促移居側房，把上房騰出，讓與貴客，而貴客即係美女之父，見壁上所題墨蹟，未乾，詢係弟筆，極加欣賞，送至弟所暢談，并欲延弟為師，教其幼子，弟彼時喜天作之合，一口應承。同至於此，現在敝東閣時行，即美女之父也。朱明道：「兄所題何詩，教彼深賞，西席之招，即東林之選矣，可喜可賀。」金玉搖頭道：「弟彼時亦作此想，豈知大有所不然，因念出絕句一首，道憐予思盡續詩成，香口吟來字字清。何事驅車如避客，教人猜說是無情。」朱明道：「此時情見乎辭，閱老愛而延兄，其意顯然，怎吾兄反以為不然？」金玉道：「閱老係恩慙出身，詩文非其所知，彼所愛者字耳。弟初時亦疑其有婚姻之意，到館以後，方知彼意屬於山東外家，弟即欲辭去，而藕斷絲連，未能決絕，故欲與兄商之。」朱明道：「此非難處之事，閱老既專意延兄為師，即盡心課教其子，把婚姻之念，一刀斬斷可也。安用商量？」金玉歎道：「其中尚有許多委曲，兄所未知，弟自喪偶以來，於今三載，夜夢撩人，月色零輝，無端入座，徘徊生感，宛轉成憐耳。」朱明駭然道：「吾兄素行，弟所深知，莫非一念之差，竟蹈相如之轍麼？」金玉道：「弟雖無志，何敢踰閑，只消情之一字，跳他不出耳。弟到館以後，方知車中美女，係一主一僕，主即閱老愛女，小字天慧，婢則乳媼遺孤，小名養慧，天慧生性端莊，至今未親半面，養慧賦姿麗儀，日來時現全身，弟因所居者師席，絕不假以笑聲耳，而此女益加敬重，愈切愛憐，飲食寒溫，起居澣濯，無不曲致其情，且欲以引線自處，他體小如品貌端嚴，不可干以非禮，但知先生驚絃已斷，芳心可在，在深聲低詠之間，流露出來，當求之呂翁祠，住持云：閱老酷信其言，俾作冰人，或可八九。哥現為西席，豈可妄議婚姻，且方外之士，奸狡者多，弟既無財以動之，又無勢以壓之，安肯為我謀耶？吾兄照理如錦，料事若神，不識何以教我。」朱明道：